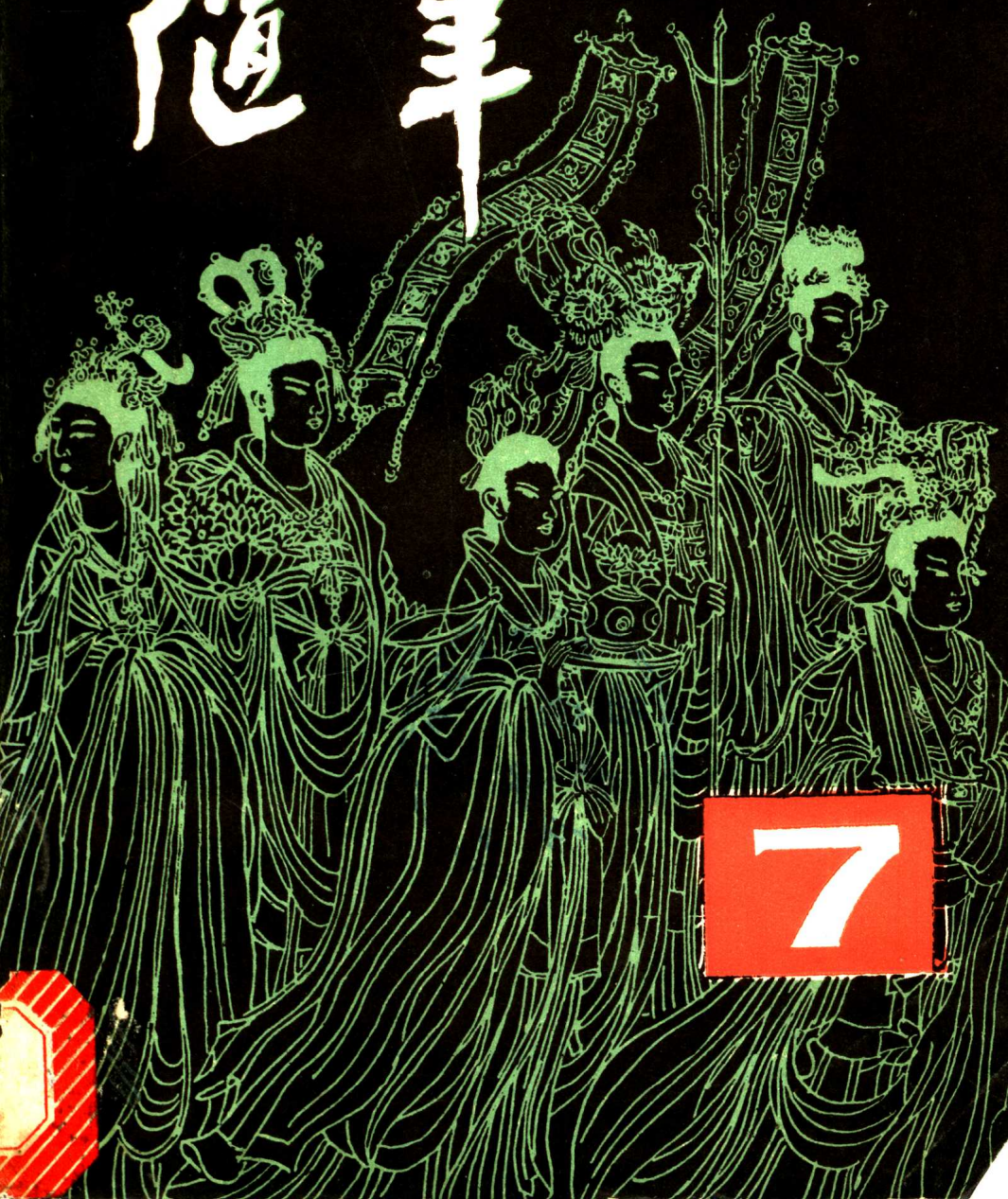


筆隨



7

随 笔

第七集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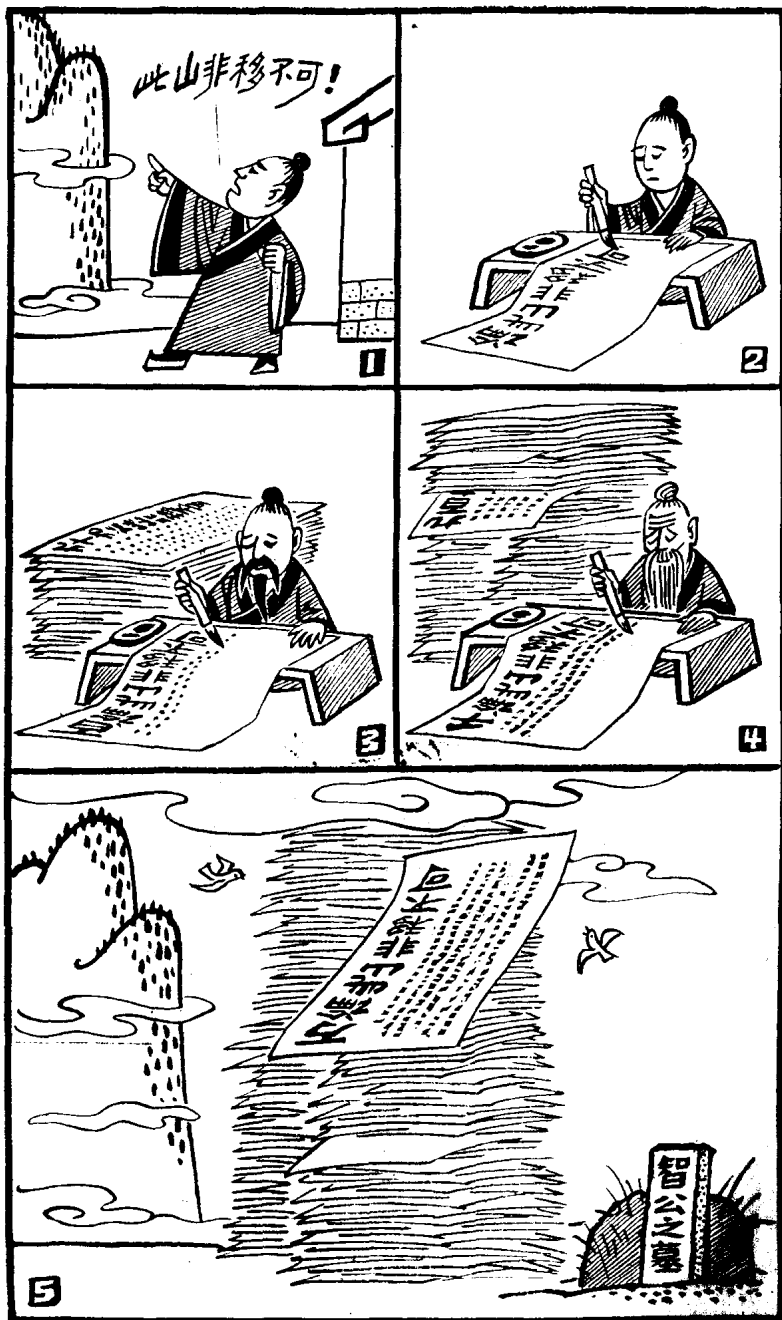
850×1153毫米32开本 7.125印张 175,000字

1980年4月第1版 198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5,000册

书号 10111·1222 定价 0.61元

智公移山记



廖冰兄作

丛 刊

第七集 目 录

· 玫瑰园 ·

论爹娘拜物教	舒 展	1
吃螃蟹的勇士及有尾巴的猴子	钟子硕	5
习以为常种种	廖晓勉	8
匪笔探奇	司马玉常	14
采访札记	袁效贤	21
读史偶思	孔 福	31

· 实践之光 ·

一个建筑师的手记	余峻南	35
----------	-----	----

· 往事漫忆 ·

“文革”杂忆	黄安思	50
--------	-----	----

· 读书与思考 ·

涵芬楼往事	谢菊曾	57
书和生活	王西彦	70



旧书新忆

上 青 79

• 香港随笔选载 •

众人拾柴火焰高

本刊编者 89

——《香港随笔选载》小引

坐井集

吴其敏 93

望云楼随笔

曾敏之 100

书林短简

阿 柱 109

夸大和悬疑

谷 旭 116

——谈马克·吐温的荒诞故事

水珠集

海 辛 124

枫杨小语

彦 火 129

边塞

陶 然 135

随意篇

谢雨凝 142

• 河山春 •

湖泊漫笔

何养明 150

青海塔尔寺记游	杜书瀛	159
---------	-----	-----

西樵山古石器制造场	李松生	164
-----------	-----	-----

• 花开时节 •

漫话广东汉剧	詹谋俊	169
--------	-----	-----

看“无声戏”杂记	洪斯文	172
----------	-----	-----

• 人物记 •

冯玉祥第一次会见记（外一篇）	王志之	180
----------------	-----	-----

李子长和冯诚修	周为民	187
---------	-----	-----

• 民俗篇 •

狮子、石狮子与狮子舞	陆 晟	191
------------	-----	-----

端午起源与龙的演变	萧 亭	198
-----------	-----	-----

• 风物志 •

葵湖说葵	柳 嘉	201
------	-----	-----

荔枝琐谈	肖 嘉	204
------	-----	-----

• 诗文漫步 •

诗海拾贝	武仲平	206
------	-----	-----



· 窗 口 ·

屠格涅夫散文诗（七篇）	黄伟经译 208
-------------	----------

· 笔记文学零谈 ·

初读《随笔》的随笔	吴应林 215
“野人献曝，聊供一晒”	郭正谊 白化文 216
我又想拿起笔了	上 青 218
一点补充	许辉耀 218
辨误	张 平 219
建议开辟各种专栏	李学超 220
望《随笔》内容更广些	姜北原 221
要改进封面设计	暴海燕 221
我们买不到《随笔》	单耀忠 于伟庆 姜琳娅 221
编者小记	222
补白十二则	
漫画联展作品选（封二、封三）	廖冰兄



论爹娘拜物教

舒 展

在早，江湖上有言：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此理如今有了新的的发展。对于某些权利拜物教的变种——爹娘拜物教的崇拜者来说，出外更得靠父母。下乡回城，高考进大学，毕业分配，订亲结婚，弄房子，打家具，孩子上托儿所、幼儿园……哪一步能离开老子娘的福荫庇护呢？

以前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不是流传过这样的对联么：“父亲有能儿进城；老子无能儿务农”。横批两字：“比爹”。高考中也有这样的俏皮话：“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请看：不顾党纪国法，敢于利用职权，以身试法的投机者，不是并未绝种吗？例证之一就是：近两年每次高考之后，总有那么几起花样翻新的作弊案要被揭发出来。更有甚者，有的作弊的后起之“锈”，是从已被捉住的作弊的前人那里吸取灵感的。

十月二十三日《甘肃日报》揭发的庄浪县高考作弊案就是该县第一中学副校长赵懿德从报纸上揭发高考作弊手段之中受到启发而进行的。谁能料到，赵副校长反经正念，他硬要从反面教材中学干坏事的手段，正如小偷以学拉兹为得意，你怎么能埋怨电影《流浪者》的放映呢？

爹妈倘若没权，或者如大多数老同志那样有权也不让儿孙来拜，那是不会成为一种新的拜物教的。问题在于有人把职权变为“特权”，要把这“美味饼”掰给儿孙享受一番。“四人帮”猖獗

时，那些新贵们不就是“有权就有一切”的信奉者吗？那时，高考是高而不考，推荐是推下贤才而荐上儿女。那帮新贵们不是洋洋自得地宣扬过，“龙生一子混九江，平民儿女该吃糠”的反动血统论么？高考、招工、调薪、提干，在今天依然被某些新贵把持的单位，不还是针插不进吗？

封建法西斯主义比起封建主义来，的确是林彪、“四人帮”的一大“发明”。用我们的话来说，是一次历史的大倒退。试看：高俅的儿子高衙内出外欺男霸女，还要带几个家丁，还要陆谦花一番心思毒设陷害之局，而“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则完全减免了这一套冗员和繁杂的程序。只要是“四人帮”一伙的人，任凭怎样无法无天，胡作非为，别墅为他们开着，绿灯也为他们开着，天上地下，畅行无阻；只有一个大门是为他们闭着的，那就是：监狱。粉碎了“四人帮”，这扇大门才为他们打开，杭州的一个民忿极大的流氓集团的头子、花花太岁——两熊，受到法律制裁，就是对“四人帮”猖獗时的龙子龙孙论、爹娘拜物教的一个深得人心的“武器的批判”。

封建社会的公子哥儿，还有陪伴他们读书的，叫做“侍读”的设置。那时秀才要考科举，是一大难关。要搞点夹带也是不易的。把四书五经写在衣服里子上，这样细致刻苦的活儿，张铁生一类草包当然不愿为，而龙子龙孙也是不屑为的。《聊斋》里有篇《王子安》，就把秀才入闱的可怜相刻画得维妙维肖。蒲松龄是这么描述的：

“初入时，白足提篮，似丐。唱名时，官呵隶骂，似囚。其归号舍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其出场也，神情恍惚，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迨望报也，草木皆惊，梦想亦幻。时作一得志想，则顷刻而楼阁俱成；作一失志想，则瞬息而骸骨已朽。此际行坐难安，则似被縶之獐。忽然而飞骑传人，报条无我，此时神色猝变，嗒然若死，则似饵毒之蝇，弄之亦不

觉也。”

那时的秀才倘若有个敢触刑律的爹妈，大约是不会受这份罪的。前边说过的甘肃庄浪县高考作弊案，就足能说明问题。

赵副校长的小舅子是该县县委常委、县革委副主任石世儒。石主任的儿子石平以及主任的未过门的儿媳妇董瑾，还有赵副校长的儿子赵宏学，都是应届高考考生。这三个青年，当然不能算“龙子龙孙”，但在一个县来说，也不是平民子弟吧！经过赵校长的建议和石主任的精心布置，在高考改革已经三年之后，一场胆大妄为、惊心动魄的作弊活动开始了。

新社会是不兴搞“侍读”的，但“侍考”总可以吧？平民百姓的孩子中，学习好的尖子，不有的是吗？“县太爷”煞费苦心，从平凉地区中学数学竞赛的尖子当中挑呀，选呀，终于找到一个第二名。让他担任石平的“侍考”，把这孩子的座位编到石平一起。考场上的监考也得打通关节呀，让他们帮着传送夹带！现官不如现管，“县太爷”哪个敢得罪？于是监考们摇身一变而为石公子们的保镖！

公子们的高考成绩，甭问，保证是“向祖国交红卷”！全县理科考试，石平得三百零四分，名列第二；董瑾二百七十四分五；赵宏学二百七十六分。怎么样？老子有特权，儿子也错不了！既然实践可以检验真理，那么搞鬼就不能检验谬误吗？石平的爸爸怎么样？难道不值得公子们顶礼膜拜吗？

上梁一歪，下梁就正不了。本届考试，一个庄浪县闹得开了锅。四十二个考场中，有三十一名干部和教师合谋为十四名考生安排座次作弊，搞夹带，传小抄。这哪里是考场，分明是一个教育黑市交易所！蒲松龄没眼福呀！

“庆功酒”没来得及沾到嘴，人民愤怒了！于是，一方是人民的揭发和上级的调查；一方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反揭发。怎么办？

真金不怕火炼！重新考试！

幸亏招生机构还有一套复考试题。这一下，是狸猫，还是太子，就见个分晓了。读者诸君一定想知道公子们的复考成绩吧？现抄录如下：

赵宏学二百零九分五，比假考降低六十六分零五；董瑾一百三十四分，比假考降低一百四十分零五；唉——！而县革委会副主任的儿子石平更不争气，仅得了一百二十三分五，比假考降低一百八十分零五，比全县整个理科复考考生的平均数还低五十五分。

因而想到十一月十四日《人民日报》战地副刊，刊登的老作家萧乾的一篇短文《衣阿华的启示》。其中写到我国的一位著名科学家的儿子在衣阿华工读，他对萧乾讲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

他找到一个用机器洗碗碟的活儿，同他一道干活的还有三名女生。圣诞节前那天，突然一辆华贵的汽车停在餐馆对门。过了一会，只见一道洗碗碟的一个姑娘，脱下围裙，算了账，披上她那水獭皮大衣，同他们告别之后，由那辆华贵的汽车接走了。他不由得一怔。事后另一个姑娘才说出，原来那姑娘的老子是芝加哥一家著名保险公司的总裁，家里还拥有别墅、私人飞机。

那么，这姑娘为什么来刷碗洗碟呢？

原来，在美国的一些青年中，以“自助”为光荣，以靠老子娘为可耻。

贾宝玉宁可当和尚，也不愿继承那锦衣玉食。在封建末世，尚且出现了这样的有识之士，比起林彪儿子的小舰队和辽宁的那个死党不以世袭为耻来，怕红公子的确算得上是中国青年思想解放的先知先觉者；只有贾珍贾琏们，那才是属于没落的、没有指望的纨绔之列。

难道无产者的后代，竟然比不上封建末世的公子和资本家的小姐么？不！不会！

谓予不信，请君拭目……

结论：靠爹靠娘，不如发愤自强。

吃螃蟹的勇士及有尾巴的猴子

钟
子
硕

秋风起，蟹汛至。看着渔民们欢天喜地捕捞螃蟹的情景，见到这些被贾宝玉称为“横行公子”的家伙，“琐屑毛介、曲隈芒缕”、舞螯弄爪的尊容，实难想象甲壳里会有美味鲜甜的嫩肉在。世界上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确应称作勇士。要不是他开头破例，也许人们至今对它们还畏而远之，少却了一味下酒助饭的佳肴。每念及此，从心里感谢那位没有先例带头吃螃蟹的人。要是没有他，纵使饮誉诗坛的李白，又焉能悠然自得地在清辉映照下开怀独酌，写下“蟹螯即金液，糟丘是蓬莱；且须饮美酒，乘月醉高台”的佳句呢！

在向四化进军的新长征中，类似“没有先例”而敢于“带头吃螃蟹”的勇气，真是太需要了。云南省摩托车厂工人孙燕，主动不当“安全系数”很大的车工，毅然参加铸工车间的民主选举，被选为车间主任。在他锐意变革的征途上，遇到了重重阻力。当有人劝他当回车工，走“早涝保收”的老路，避免因“破例”参加选举和改革而吃苦头时，他回答说：“我还是立志改革，这个初衷不变。没什么了不起，最多

‘劳改几年’。为了四化，为了改革，我宁愿做第一次吃螃蟹的人。”

孙燕此番话，是在苦笑中说的，似乎不算豪言壮语，但这是吐自肺腑的真言，读了以后，令人敬佩。它使我们想到，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第一次吃螃蟹”，是一种大无畏的立——立改革的雄心和毅力。要想立，必须破。孙燕在变革时感触最深的一点，就是“几千年封建思想的影响实在太深了。”那种愚昧保守的封建观念和迷信落后的传统偏见，已经使中国人民吃尽了苦头。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依然有人还偏要奉为“国粹”！斯大林对科学史上种种立志改革、勇于进取的行动，曾作过高度的评价说：“有不少勇敢人物，不管有何等障碍，都能不顾一切而打破旧说，创立新说。”这里把打破旧说与创立新说并提，精辟地说明了勇士们的立，完全离不开破。不破除旧说，不破除它所赖以依存的愚昧保守的封建观念和传统偏见，人们就连一只小小的螃蟹，也是不敢问津的哟！

第一次吃螃蟹的人，以自己的行动，为变革和创新开启了先河，也为文明和进步铺垫着道路。但在新长征途中，竟有人面对“没有先例”采取了另外一种态度。他们表面上酷爱变革，说得漂亮，写得也堂皇，但真的变革来到了，却忧虑了，惊恐了。对这种人，但愿他们能想想鲁迅先生说过的一句话：“那些维持现状的先生们，貌似平和，实乃进步的大害。”

持这种态度的人，往往有个一官半职，握着一一定权力，他们习惯于在老路上踱方步，用一些似是而非的官场遁词来混日子。他们只知道抱着“先例”作护官符，视个人得失为泰山，置国家、人民利益于脑后而不顾！对这些人说来，“没有先例”成为保存禄位、束缚他人、捆绑变革者手足的代名词。“你要变革么，拿出先例来嘛！”他们以“没有先例”吓人、唬人、骗人，其实不过是扔出了一条不准变革的大有先例的绳索罢了。要知道，远在人类还没有成为人类的时候，这样的先例早就存在着。鲁迅先生当年在广州黄

埔军官学校讲演时，回顾了人类进化史上演出过的生动一幕：“生物学家告诉我们：‘人类和猴子是没有大两样的，人类和猴子是表兄弟。’但为什么人类成了人，猴子终于是猴子呢？这就因为猴子不肯变化——它爱用四只脚走路。也许曾有一个猴子站起来，试用两脚走路的罢，但许多猴子就说：‘我们底祖先一向是爬的，不许你站！’咬死了。”结果呢？其它的猴子不但不肯站起来，并且不肯讲话，于是至今还在爬着，拖上一条尾巴。“人类就不然，他终于站起，讲话，结果是他胜利了”，跟“表兄弟”的猴子彻底分家了，开始了人类从野蛮到文明的飞跃，揭开了人类生活史上崭新的一页。这种“没有先例”的变革，应当说“现在也还没有完”。否则，听任那些反对变革的某些人将“没有先例”的绳索重新捆扎在人们身上，社会不又将陷入停滞僵化的状态么？

第一只站起来的猴子，虽然命运是悲惨的。因为据鲁迅先生说，它是被其它猴子“咬死了”；但它堪称是猴子学走路的范例。记住它为“惯例”所扼杀的“先例”，决不去当那种“我们底祖先一向是爬的，不许你站”的守旧者、变革的反对派，在这点上恐怕现代人和古猿人，人类和猴子，还是于理共通的吧。在新长征路上，多想想其中道理，学习第一次吃螃蟹的勇士，吸取猴子至今依然拖着尾巴的教训，对于我们解放思想、勇于变革，未始是没有意思的事。

习以 为常 种种

·
玫
瑰
园
·

廖晓勉

生活中往往有这样的情况：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是错的，而不以为然的东西却是对的。有这种体会的人大约不在少数。

倘若这种情况是出现在日常生活中，倒多半没什么大不了。或是闹出些洋相，一笑了之；或是个人吃点小苦头，下不为例罢了。有时，甚至必须将错就错。譬如，我们常说的“太阳爬上了山尖。”“日头落到山后去了。”这类习惯用语严格说起来是大错特错的。稍有科学常识的人就会知

道，白昼与夜晚的交替，是地球自转的结果，而不是因为太阳移动。可是，如果为了表达正确，改而说什么，“早晨，由于地球自转，我所在的位置看到了太阳。”那该多别扭！既然日出、日落、月盈、月亏这类说法已为人们所习惯，所沿用，也就“约定俗成”，还是从俗为好。

然而，如果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也把错谬习以为常，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可叹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类情况在政治生活中至今还常常被某些人奉为信条，据为经典，广为流行。其后果，往往是既害己又害人。这里掂出几桩，试作一番自觉无力的剖析。

“这不是我说的”

曾闻，古时有些文人墨客作诗吟对，好标榜所谓“无一字无出处”，有些书法家挥毫落墨，也讲究“笔笔有来历”。这种亦步

亦趋，不敢越雷池一步的作法，很早以来就受到那些有胆有识有作为的人士所批评，所不屑。这是理所当然的。道理很简单，假如一切都要以前人为楷模，那么前人又向谁学样？难道要以猿人或猴子为榜样吗？这显然是荒诞的。

可时至今日，这种“无一字无出处”的现象，仍然很常见。只要我们略为留心一下，就会发现：某人提出了一个自感理论上比较新颖，而政治上则比较冒尖的观点之后，往往会立即从马、恩、列、斯，古今中外，到领袖语录，权威文件等等名人名篇，旁征博引，摘章取句，以作佐证。言外之意（或者直接说了出来）：“这不是我说的。”于是乎，说者口若悬河，自觉有恃；听者敬意油然，疑惑自释。如此这般，一个观点似乎就可告成立。

诚然，恰当的必要的引证可以使观点生色不少。问题是为什么一定要强调“这不是我说的”？难道世界上还有这么一条规律：“是我说的”则错，“不是我说的”则对？否！这样的规律是没有的，从前没有，今天没有，将来也不可能有。恰恰相反，前人之论再好，既不可能把今天的谬误反证为真理，更不可能把今天的真理变戏法似地化成谬论。这道理想来应是常人皆懂的。

那么，为什么有些人在发表意见时定要特别强调“这不是我说的”？而另一些人在洗耳恭听时又爱习惯地发问：“这是谁说的？”原因很多，旁人亦很难一一为之分说，还得当事人自个儿去扪心问查。不过，有一点看来可以肯定，这些人在乐于此道时也许没有想到，如果人人照此办理，代代如此沿袭，乙引证于甲，丙引证于乙，丁引证于丙……引来转去还是停留在甲的水平线上，则至今我们人类也许仍在茹毛饮血，连一支火把都还不敢用，更别说乘飞机驾火箭了。幸亏事实并非如此，而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历史长河是滚滚前流的。

这篇文章问世的时候，该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第一春了，历史潮流更加汹涌前行。我想，为了给子孙后代造福，为了使祖国

不永远落后，为了真正做到群策群力，同奔四化，我们大家都应该勇于创新，有所前进，在发表自己的见解时不妨理直气壮地说，“这是我说的！”

名称与提法

广东人爱吃蛇，这是出了名的。广州有间“蛇王满”（按：据说至今还未恢复这个店名），更是扬名天下。在这里，常见广东主人用蛇宴款待北方嘉宾。北方人一般是不吃蛇的，有的甚至一听到吃蛇就恶心，可来到这里却也多半欣然举箸。其原因，自然主要归功于“蛇王满”的锅头功夫到家。此外，似乎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缘故：这里的蛇肴，一般不直呼其名，例如名菜龙虎斗，明明是蛇肉、猫肉一块煮，却起了个既吉祥又威风的名称，令人慕其名而食其肉。由此，我不禁想起有关名称的问题。

前些年，在政治生活中，有些名称简直成了“专利”，在报刊上、口头上都十分流行。人们似乎习惯于或是顺从于一件事物只能有一个钦定的名称，除此之外，其他的称谓就好像是歪门邪说，应予铲除。曾盛行一时的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其主要功夫之一便是战战兢兢、一字不差地抄那些来自上面的口径、提法、名称。一说批林批孔，你就不敢再提半句批林整风；一说教育革命，教育改革的字眼立即无影无踪。真够雷厉风行、整齐划一了。比较拔尖的例子是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提法的遭遇。这个提法多少年来被目为大逆不道，犯上作乱，遭到的围剿之烈已无法历数。直到拨乱反正之后，我们才有机会看到杨献珍同志本人的说明：合二而一不过是一分为二的另一种说法而已。这一解释，使多少年的批判顿成一出长长的闹剧！

是的，一分为二的提法是正确的，可合二而一的提法又何尝没有道理？一个事物不是由两个部分、两个方面组合而成，又怎能将其一分为二？其实，三个世界的划分，难道不是一分为三？